

作为现代文学青年批评家的黄德海，对传统典籍有着特别的兴趣。从2018年的《诗经消息》，到2021年的《世间文章》，他观历史过往，勾连着古今的诗与思。借着黄德海参加“驻岛写作计划”的机会，本刊特别邀请青年作家、《天涯》杂志编辑郑纪鹏对其进行专访。

世间文章，勾连古今诗与思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郑纪鹏



黄德海近照

作家档案

黄德海，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。著有《世间文章》《诗经消息》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等。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、第八届“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”、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。

人生是不断寻找出路的过程

郑纪鹏：无论是作为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，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特聘研究员，你的“主业”都是现当代文学，近年来却对传统典籍越来越感兴趣，这其中的缘由何在？

黄德海：或许并非近年来对传统典籍越来越感兴趣，是原来就对此感兴趣，近些年在写评论和各种文章的时候，终于摸索到了可以就此写作的一条小路，因此难免跃跃欲试。

郑纪鹏：在《世间文章》一书中，你选了《檀弓》《史记·李斯传》及《赐南越王赵佗书》《轮台诏》等名篇进行精读。选这些篇目是出于个人旨趣，抑或有何内在用意？

黄德海：这本书中的文章都曾发表在《山花》2019年的“诗文间读”专栏里。《山花》的李晃来约稿，我就问，能不能写一些关于古典诗文的文章？承《山花》信任，就开了这么一个栏目。开始的设想是把金克木在《古文新选》随想中提到的七篇文章（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、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、唐太宗《圣教序》、朱熹《孟子集注》的最后一段、曾国藩《求阙斋记》《文选·序》以及《汉书》中徐乐的《上皇帝书》）写一遍。没想到上手就先写了一篇关于《诗经》的，然后脑子就转到了《礼记·檀弓》上，一下子写了两篇；随后才写到《谏逐客书》，本想写一篇文章，没想到一下子写了四篇。后面的篇目也是这样，既在计划中，又随时溢出计划——或许这就是写作好玩的地方吧。

郑纪鹏：在《世间文章》里关于李斯的文章中，你曾为李斯的命运扼腕叹息，说他“走在历史的深渊，似乎有什么不祥的鬼魅在奋力牵着他的衣襟”。你认为作为个体如何在他的时代中自洽？

黄德海：对照李斯的命运，我觉得个体很难在历史和时代中自洽。写这些历史人

物和他们的文章，其实是为了看一看他们怎样认知世间并在世间寻找出路的，写着写着慢慢意识到了一点，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出路，人生差不多就是个不断寻找出路的过程。

思考旧经典是做新探究的开始

郑纪鹏：翻阅《世间文章》，可以看到你随处提醒读者思考“历史、故事、事实”之间的关系，原因何在？

黄德海：写《世间文章》的时候，我心里的对照系统是我们身处的时代，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带来的经典革新。无论什么新东西，都不能无视旧典章，对旧经典的思考和谈论，不妨看作新探究的开始——否则，抚摸旧物，感慨万千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郑纪鹏：小说家赵松读了《世间文章》后说，德海是一个老派的人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做文章，日勤拂拭，却又常自道无功。你自认为是一个老派的人吗？

黄德海：赵松是朋友，因此谬赞了。在赵松的意义上，我不配称老派，因为不够谦虚和节制。在通俗意义上，我不愿是老派，因为我从不想保卫什么东西。我希望自己所思所想是跟变化万端的时代有关的，尽管能力有限，无法做得很好，但我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因为迷恋老旧之物。

郑纪鹏：在出版《诗经消息》一书时，论及诗，你说：“好的诗（制作）其实是为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。”可否具体谈一谈，诗与思如何重构共同体？

黄德海：其实稍微想一下就可以清楚，我们置身的时代，哪一样与经典无关呢？经典就如“立法”。因此，是否

可以说，那些称得上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，正在重构共同体？

海南是有特别“谣俗”的地方

郑纪鹏：对于现当代文学批评，你曾说“将以敬畏和创造性的言辞，发出洪荒中的雏凤清音”。结合编辑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，你认为该如何挖掘“雏凤清音”？

黄德海：我很少想到挖掘，也很少做所谓呼吁的事。所有的问题，应该在我们自身体现。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好文章，就应该要求自己写出来；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好诗，就自己写下一首；如果我们发现文学批评不够出色，就自己去写出出色的来。那些“雏凤清音”不是挖掘出来的，是他们自己发出了这样美妙的声音，我们能够听到，已经是幸运的。

郑纪鹏：你在《世间文章》的序言中回忆大学时代的读书时光，夜里点蜡烛苦读，长此以往竟将寝室墙壁熏黑。关于读书，你对即将进入大学的青年有何建议？

黄德海：我想很少有青年愿意听一个中年人提什么建议。非要说，我想说的是，不喜欢读书的人，学会去发现这世界的生机并投入其中，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。至于原本就喜欢读书的人，兴趣会是最好的老师。

郑纪鹏：这次通过“驻岛写作计划”来到海南，有没有打算写一些与海南相关的作品？可否透露您下一阶段的创作计划？

黄德海：海南岛是一个有特别“谣俗”的地方，以后写作，大概会不时想到这个。目前手头正在做一个金克木年表，这个工作收尾了，再考虑下一步的事情。■



《诗经消息》

《若将飞而未翔》

《世间文章》：与历史相关的文章

文/黄德海

从经书看，古人在言辞中建立了精美教化系统，并且有维护这系统运转的严密方式。这一言辞中如此精美的系统，在古代曾经起过作用吗？它在崎岖起伏的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？

我想找到一个方法来探测这样子到底如何。于是想，是不是可以从古代挑选几篇与当时现实密切相关的文章，探测那完美的教化系统如何在其中起作用的呢？它们在具体现实中是怎样的形状，岂不就是那精美系统落地之后的样子？

于是就不自量力写了起来。这一写不打紧，涉及具体现实的文章需要辨析和谈论的内容太多，开始的《檀弓》，一不小心就写了两篇；原本只想写篇谈论《谏逐客书》的文章，最终竟就李斯问题写了四篇；关于汉武帝的《轮台诏》，也从计划的一篇变成了两篇。这样一路下来，原本想写的很多篇就没来得及写。

因为这本书谈论的，都是与历史相关的文章，牢牢生长在人世间，就命名为“世间文章”。

正文之外放进了三个附录，或者是一个文章的例外，或者是一种世间的可能，总之也算没有脱离书名，就放在一起了。